

东北儿童文学史

马力·吴庆先·姜郁文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东北儿童文学史

马力 吴庆先 姜郁文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儿童文学史/马力等著. —辽宁：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5. 12

ISBN 7-5315-2598-4

I . 东…

II . 马…

III . 儿童文学-文学史-中国-东北地区

IV . 1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8492 号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110001)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责任编辑 崔玉平 美术编辑 姚洪发

封面设计 姚洪发 责任校对 孙 炜

版式设计 黄金娣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1 1/8 字数 260 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9.80 元（平装本）
12.80 元（精装本）

近时期，上部的《东北儿童文学史》已基本完成，只待平装；下部的《东北儿童文学史》尚未着手，需要一并整理一下了。大体上，先对过去未整理过的，如《童年》，开始人名表，本计划于今年四月完成。希望，今年六月内，完成全部量大数少的“代序”部分，以便于出版。特此通知。

代 序

锡 金

郁文、庆先、马力同志：

着急要为你们多年辛苦完成的大作写篇序言，由于病体不能久坐，思路不能集中，一再易稿，终未完成。心很急，可力不从心。考虑再不交卷，就要延误书的问世，更加着急。转念不能再这样拖下去，就换个方法，把想说的话说上几句，变成个“代序”罢。

近几年因腿伤和多疾未能外出，和郁文兄见面的机会很少，但你们这部著作的大计划我却是很早以前不知是在兰州还是在大连开会就听你说起过的。庆先、马力同志来长春也谈及写东北儿童文学史的事。看来这个计划到现在已经实现并且很好完成，这真令人十分高兴。因为从实处说，你们的宏大计划和工程当然是很有意义而且十分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件早就该有然而前人却很少涉足的事，因而我们一动手去做马上就会感到这里那里到处都缺乏本来就很现成的可用材料，遇到的问题几乎都要自己亲手去做开辟草莱的工作。由个人或少数人去埋头检测那是太需要巨大的雄心和勇气了。你们花

了几年时间，在没有人走过的荆棘丛生的路上，闯过一道道难关，不顾一切踏出一条路，终于将东北儿童文学史写出来，为后人的研究铺石架桥，它具有破天荒的性质，这个意义是很深远的。因此，使我欣喜、钦佩和赞赏！

正因如此，当得知你们的工程终于即将“剪彩”的大好喜讯时，我衷心地为你们的成功祝贺！

你们潜心研究的课题，是我国东北三省地区的儿童文学。在文学的诸多门类中，儿童文学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门类；至于在我国广阔的地域中由于自然和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异和不同，又使它具有了不同于别的地区的特色。要把它说个明白是很不容易的。现在经过你们的一番苦心探索和筹处安排，我觉得它们已经有条有理，眉目分明，了然可识了，这多么令人痛快！

本来我还想就儿童文学和东北儿童文学本身，讲一点个人浅见。遗憾的是，正如信开头所说，迫于衰迈，未能如愿，只好有待于来日，写篇读后感来弥补罢！

挑灯执管费耕耘
遥见奔波历万辛
终庆井陌豁然具
欲呼新蕾遍处欣

1995年10月于长春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与近代的东北文学概述	13
第二章	古代与近代的东北儿童文学	24
第二编 觉醒—曲折—复兴期		
〔“五四”至建国前的东北儿童文学〕		
第三章	“五四”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新文学运动及觉醒期的东北儿童文学概况	39
第四章	童谣、儿歌与儿童诗	49
第五章	儿童小说	64
第六章	童话、童话剧及寓言	72

目录

第七章	曲折期的东北新文学运动及儿童文学 发展概况	76
第八章	田贲等人的童谣、儿歌与儿童诗	81
第九章	萧红、舒群等人的儿童小说	97
第十章	慈灯等人的童话、科学小品及儿童剧	112
第十一章	复兴期的东北新文学运动及儿童文学 发展概况	117
第十二章	陈模等人的儿童诗歌	123
第十三章	萧军等人的儿童小说、儿童故事	137
第十四章	骆宾基的童话及陈模等人的散文、寓言	144

第三编 奋进期

〔建国后至“文革”前的东北儿童文学〕

第十五章	奋进期东北的社会形势及儿童文学 发展概况	153
第十六章	胡昭等人的儿童诗歌	156
第十七章	郭墟、崔坪、严振国等人的 儿童小说	165
第十八章	李光月等人的童话	187
第十九章	朱志尧、鄂华等人的科学文艺	195
第二十章	胡零、赵郁秀等人的儿童剧	201

第四编 繁荣期

〔改革开放时期的东北儿童文学〕

第二十一章	繁荣期的东北儿童文学发展概况	207
-------	----------------	-----

第二十二章	李沫明、冬木等人的儿歌	209
第二十三章	佟希仁、苗欣、高帆等人的儿童诗	217
第二十四章	张少武、木青等人的儿童小说	235
第二十五章	常新港等人的儿童小说	265
第二十六章	吴梦起、郭大森、吴广孝等人的 童话、寓言	291
第二十七章	孙幼忱等人的科学文艺	312
第二十八章	文牧等人的儿童散文	328
第二十九章	胡景芳等人的儿童剧	337
第三十章	盖壤的中国俗语故事及吴庆先等人 对中国古代文学著作的改写	351
后记		361

内蒙、山西、甘肃、新疆等一些游牧民族，虽然也有著文明的古文典籍，但其语言上则有“胡语”之称。而东北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中，除蒙古族外，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而且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历史上都有过相当长的时期存在。如蒙古族的契丹文、女真族的女真文、满族的满文、朝鲜族的高丽文、达斡尔族的达斡尔文等。这些民族的文字都是从中国传入的，而且都是以汉字为母本的。因此，我们研究东北儿童文学，就必须将它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导 论

当我们把东北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范畴来加以研究的时候，无疑限定了或强调了文学中文化内涵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首先来自从古至今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特殊性。

自古以来，东北与华夏中原、岭南、西域就存在显著差异。这不独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经纬度之差与季候冷暖之异，更重要的是这里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上古年间，活跃在这特定时空中的是一群被称为“夷族”的一群，分涉貊、东胡、肃慎三大系。他们正是后来朝鲜族、满族、赫哲族以及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的祖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关内大一统的政权之旁，常常会有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在东北大地与之并立。如汉时的夫余国、高句丽国，唐时的渤海国，以及后来的辽国等。有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势力很强，如拓跋鲜卑曾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局面；1636年女真族努尔哈赤建立的清政权则统一了全国。但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面前，它又明显具有衰弱之势。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扶植塌台的清政权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更使东北人民饱尝了14年的

亡国之苦。由此可见，从上古社会一直到现代沦陷期，与关内各地相比，东北经历了许多特殊的政治变动。再加之古代社会东北的少数民族多以游牧狩猎为生，这与关内中原及长江流域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这种政治、经济上的差异直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才逐渐得以缩小以致消失。总之，东北历史的发展表明，由于种种内在与外在条件的决定，形成了东北政治经济发展的若干独特性。

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受政治及经济的影响与制约是必然的。东北儿童文学自身包孕的文化内涵的鲜明独特性，正是我们在研究整个中国儿童文学时，有必要将它划分出来并予以研究的依据。

但东北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又是相对的。东北地区无论存在多少特异性，它毕竟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儿童文学无论其文化内涵有多少独特性成分，它也是整个中国儿童文学母体中的一支。这正是东北儿童文学所兼具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两面。我们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东北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才能正确揭示它的内在本质及演变规律。

一、东北历史上特殊的政治变革及少数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东北儿童文学发展的特殊轨迹

东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东北人民作为古代神话传说中高辛氏帝喾的后裔，勤劳、勇敢、智慧，他们创造的文明并不亚于中原内地大河流域，这从至今流传在乡童野佬口头上丰富的神话传说故事中，及被作家们采撷来放入自己作品里的异闻趣谈中，就可略见一斑。这种灿烂的古代文明是古代东北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并不善于保存和积累已有

的文化成果。见之于古代东北文献中的儿童文学作品更是寥寥无几。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清以前可为儿童所利用的作品，仅见于已出土的王侯世家的墓志碑铭和少得可怜的统治阶级的教子书中，清以后才出现了一些专门记载神怪异闻的著作，如《辽海丛书》中的《在园杂志》、《鲊话》、《耳书》等。而相当一部分的东北儿童文学资料则要到中原的文献古籍中，甚至要到日本等外国文献中去寻找。

造成这种史料奇缺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以成人为本位，儿童的社会地位极低。成人谋生之不暇，自然顾不到对儿童的培养和教育。人们的儿童文学意识尚未觉醒，所以自觉的儿童文学创作还没有产生。即便少数统治者为教育后代，有保存和利用儿童文学的需求，那些可为儿童所利用的东西至多被写入他们的家传教子书中。至于那些优美的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则任其自生自灭，没有人将它们视为文学珍宝，不上经传自不待说了。第二，东北的少数民族文化不发达，个别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有些少数民族即便有文字也是识者寥寥。这样，要使儿童文学作品得以书面保存，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个别的有幸于王侯墓志碑文中保存下来，因年代久远，也往往字迹剥落不清。第三，古代东北的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书籍之类在迁徙途中难免受到损失，或者出于轻装需要而遭抛弃。因此，即便有些被记载下来的儿童文学作品，也难逃劫运。第四，古代东北的各少数民族间战争频繁。战后，胜者对于败者的文化不是采取保护、借鉴的态度，而是多加毁灭。就是对于本民族的文化，有些民族也采取对外封锁的政策，如契丹族就有“凡将契丹文字外传者杀”的法令。这样不但限制了东北各少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且阻碍了东北与关内的文化交流。

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古代东北儿童文学相对落后的状况。直到“五四”运动，东北儿童文学才在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大潮中，开始真正的觉醒与萌生。东北的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们差不多是跑步追随着历史前进的潮流，积极建设着东北的也是中国的新儿童文学。从 20 年代初开始，东北的一些报章杂志如《盛京时报》上，就开始登载儿童文学作品。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新儿童文学的嫩芽遭受了一场酷寒的袭击，东北儿童文学再次走上曲折的发展道路。但东北各族人民的心是不可征服的，广大东北作家虽受到日本侵略者残酷的压迫，却仍坚持着“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传统，用鲜血和生命继续谱写着儿童文学新篇章，使东北儿童文学运动在那个漆黑如磐的年代没有中断，显示了其不可遏制的生命力。

“八一五”光复后，东北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东北儿童文学才由黑暗中的挣扎重新走上康庄的复兴之路。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东北文化工作的领导，派大批文化干部来东北，遂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儿童文学的迅猛发展。建国以后，在 50 年代，东北儿童文学有了更大的繁荣。经过十年“文革”的冰霜，到了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东北儿童文学界新人辈出，优秀之作不断涌现，展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纵观东北儿童文学的历史，可以看出：在总体上，它的发展轨迹与独特的文化内涵，一直受东北特殊的政治经济变革及东北各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制约；同时，作为整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又受国内其他地区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并且越是到了现代与当代，这种影响力就越大。

二、东北儿童文学思潮与流派的演变及文学本体从古老向现代的转化

如果从文学思潮与流派的视角来探察东北儿童文学发展的

历史，就会发现它大致经由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多种思潮流派并存的演化过程。变化的本身除了表明政治、经济的发展决定文学的发展这一一般规律外，还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即它不断吸取外来文学的营养，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东北儿童文学从古老向现代的转变。

清以前的东北古代儿童文学，从目前仅存的资料看，多为古代神话传说、鬼怪故事或奇事异闻，带有以幻想为特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就决定了东北古代儿童文学以浪漫主义为主流。

这些神话传说、民间奇事异闻，是古代东北人民生活与理想的反映。但若仔细考察，其中也包含了若干外来因素的影响。比如关于著名的夫余国王东明的传说，是东北神话传说中的奠基之作，但它的个别情节与细节和关内神话女娲补天的故事就有相类之处，可见关内神话对东北神话的影响。从已出土的东北汉墓漆器上绘制的西王母像，也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来。从阿城出土的金代铜镜上绘制的“柳毅传书”的人物故事画面中，又使我们看到了中原传奇故事对东北唐以后出现的志神志怪故事的深刻影响。

隋唐时代，佛教传入东北，佛教故事情随教义的传播而深入人心。它对此后东北幻想文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在园杂志》中所载狐精的故事，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同类故事在神髓上判然两样，倒与佛教的禁欲说教一脉相承，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

东北古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实绩表明，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受到关内及国外文化及文学的影响。古代东北人民在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时候，一方面立足于反映本土的生活，另一方面也积极吸取外来文化、文学的营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有借鉴有创新的浪漫主义总体特色。

“五四”至建国前的东北儿童文学在创作方法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浪漫主义而转为现实主义。这种转变正是东北儿童文学进入觉醒期的外在标志。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作家们已经自觉意识到，儿童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与成人文学一样，担负着为人生和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历史使命，于是在创作倾向上一改古代以幻想为主的浪漫主义传统，显示出贴近人生、执著于人生的现实主义特色。无论是那些表现苦儿流浪生活的作品，还是表现亡国少年精神上受凌辱、生活上受迫害的作品，都深深扎根于东北现代生活的土壤之中。就是那些表现儿童觉醒与反抗，及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作品，也无不是东北儿童在死亡线上呻吟与怒吼的真实记录。

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这种现实主义品格，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自然形成的。关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东北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形成的重要因素。从东北当时的报纸副刊不断登载关内的新文学作品，特别是充满现代批判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存在。“九一八”以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受到关内进步文学的影响就更自不待言了。“八一五”光复后，由延安来东北的作家们，以带有鲜明革命现实主义特色的新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东北儿童文学创作输入了新的血液，使东北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建国以后，东北儿童文学作家们怀着欣喜若狂的心情，用全部的爱来歌唱火热的新生活，努力刻画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形象，显示他们崭新的精神风貌。这一时期东北儿童文学在创作方法上，无疑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调的，但其中也充满了理想色彩和浪漫主义激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统治文坛，东北文艺园地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打倒“四人帮”之后，经过文艺领

域的拨乱反正，东北儿童文学创作才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这时既有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有浪漫主义的作品，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也被引入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来，形成了创作方法上百花竞放的喜人景象。

从东北儿童文学思潮流派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不断学习与借鉴关内及国外的创作经验，常常成了促成演变的重要因素。我们难以想象，在古代，若没有与中原、印度等地区和国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在现代，若没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在当代，若没有对世界各国儿童文学的借鉴，处于全封闭状态下的东北儿童文学会是个什么样子。东北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什么时候对外借鉴少，其自身的发展就缓慢，它什么时候对外借鉴多，其自身的发展就加快。

通过对东北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东北儿童文学除继承自身的传统外，还在借鉴关内及国外文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与发展，逐步完成了文学本体由古老到现代的演变。

三、东北儿童文学在其自身发展中，民族化、地方化特色不断得以增强

大凡一种文学，总须有一种独立的审美品格才有其存在的价值，成人文学如此，儿童文学亦如此。民族化与地方化是形成文学作品独立审美品格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文学作品的民族化、地方化特色，对于提高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不断民族化、地方化的过程，就是文学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

东北地区无论山川地貌还是风土人情，比起关内各地都有许多特异性，但这种特异性并不等于东北儿童文学必然具有民族化、地方化色彩，而是仅为文学的民族化、地方化提供了客

观基础。东北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民族化、地方化特色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的。

东北古代儿童文学表现出一定的民族与地方色彩，如汉代王充《论衡》中记载的关于夫余国国王东明的传说，记叙的是涉貊人祖先的生活。东明所至的掩漉水、施掩水（黑龙江）亦都属于北夷之地，因而谁都不否认这是一个道地的东北神话传说故事。但这种民族与地方色彩还属于古代人民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因为那时他们还不可能认识到民族化、地方化对于文学自身价值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甚至那些神话故事的创造者在创作神话时，也未必将它们当作文学来看待，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学本体意识尚未觉醒。

“五四”以来，东北儿童文学虽然以前所未有的勇气贴近着生活，但其影响所及还仅限于东北的大中城市。“五四”培养出的第一代东北儿童文学作家大多跻身于繁华闹市，他们对生活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尚不熟悉，要写出民族化、地方化充分的作品亦不可能。所以，“五四”时期我们看到的多是表现下层儿童啼饥号寒的一般性作品。这些作品中的阶级意识通常大大超过生活本身所自然赋予它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东北沦陷时期，东北作家的民族意识与乡土意识有了很大的加强，这一点从东北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出来。比如萧军在《我的童年》中表现了辽西农村的风物人情；舒群在《没有祖国的孩子》中描写了北部边陲丧失了国土的朝鲜族和汉族儿童的命运；骆宾基在《姜步畏家史》中表现的是珲春小城俄、朝、满、汉民族各具特色的生活。这些文学作品没有一部不写东北山情水貌的风姿，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也没有一部不写东北故里乡亲的苦难命运，及他们粗犷的性格。在民族化、地方化特色

的描写中，沉淀着作家们思乡的梦，恋土的情，满蕴着作家们报仇雪耻、收复失地的信念。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及这一时期出现的抗日救亡作品，标志着东北儿童文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在民族化、地方化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儿童文学的民族化、地方化得到进一步增强。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生活，在作品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映。如孟左恭的《草原的儿子》表现了蒙族儿童的生活，韩迺寅的《密林虎啸》表现了鄂伦春族儿童的生活，左泓的《危险的森林》表现了华拉贝雅人古老的传说，孙景琦的《小小牛司令》表现了朝鲜族少年的生活。这些作品将东北各少数民族古往今来的生活作了多侧面、多角度的再现，这在东北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是在那些不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儿童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浓郁的东北地方色彩，如在刘畅园的小说《荒野女孩》中，我们饱览了大漠风情；在郭大森的童话《天池云女》中，我们领略了天池风光；在王德富的童话《野兽王国历险记》中，我们见到了长白山的珍禽异兽；在文牧的散文《边防写意》中，我们又观瞻了塞外河谷、边关风情。总之，东北特具的山情水貌、季候景观、塞外风情，无不进入东北作家的创作视野，从而构成东北儿童文学作品特有的粗犷、豪爽、奔放的艺术风格。

建国后 40 多年来，东北儿童文学作家对民族化、地方化特色的自觉追求，表明东北儿童文学经由了自身漫长的发展过程，到这一时期才走向真正的成熟。